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四

江村草堂記

清白堂記

養志堂記

知止居記

北海亭記

養喜齋記

物表亭記

尚志軒記

卷第二十四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記二

江村草堂記

江村草堂者吾友鹿子伯順之堂也曰江村者志其地也其地在定興之東南二十五里蓋古范陽之區而幽冀之封也考之水經曰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東過范陽縣南又東過

容城縣今江村在范陽容城之間然環十里而外水始經之而此以水名者或曰宋時治塘礫以阻虜則水繇於此而今非其故道矣然聞之北人字水曰河南人字水曰江虜人字水曰海易水何以曰江也是皆不可知而鹿氏之先自小興州內徙卽家於此至伯順之王父侍御公始爲堂三楹楹不滿尋至伯順舉於鄉縣官循故事賜中金爲闕以旌之伯順遜不敢當乃以

治堂堂亦三楹楹亦僅踰尋而稍䟽絜高明虛
其前可以置廡今去此兩紀矣而力終不逮土
垣槿戶靡屏靡軒居之廓如也古之善爲言者
曰不足於中者始有所慕乎外故披繡列鼎奢
者之所驚也而樸者鄙之高臺華池夸者之所
先也而介者藐之斯言也其誰曰不然而非
所以槩乎君子也君子直不先耳不驚耳至於
奢儉之節與時推移外權其祿內權其產以之

制飲食度宮室有巧於取而嗇於用者盜也卽不然陋於身而殖於家亦盜也小盜盜財大盜盜名卽或矧其微而猶爲之辭曰以矯俗云耳以範衆云耳嗚呼是可以推其心乎哉蓋君子之制用也有道富而不馳於所非分約而不節於所當然故曰可貧可賤可富可貴而不可奪也所謂不可奪者其不殉財而喪身者小不殉名而變節者大也吾嘗聞鹿子以貴介而擢高

第食不過蔬糲衣不過大布及余交鹿子官稍
達祿足以自贍則食具一肉衣或縞帛繇乎前
而人不能議鹿子之矯繇乎後而人不能疑鹿
子之汰鹿子蓋深於君子之道者也故其於宮
室也亦然鹿子之田值有年僅足以不饑餓使
擢第而荷縣官之賜奢而夸者聲色之而已與
馬之而已啖名者又以陰治生而安其陋鹿子
乃以闕堂則其疏潔乘其高明於於焉而不以

不長
一
爲泰及垂兩紀而祿賜所入僅足酌時以制衣
食稍贏又以急患難之交無以益其廡而崇其
墉亦於於而不以爲慊斯足以觀鹿子矣而世
之論鹿子者尊之爲名儒品之爲狷者而未盡
究鹿子之所以曷不觀於鹿子之居室乎

清白堂記

江村草堂之後又有堂三楹廡具焉伯順莫能
堂也析箸從弟第始構旣構而歿無後以伯順

之子之子繼殤子故始爲伯順之堂而顏之曰
清白嗚呼清白足以盡伯順乎哉然語曰爲清
白吏子孫鹿自侍御公以素絲之節挺折檻之
氣故伯順之顏之也若幸之也昔胡公有言臣
父之清唯恐人知夫爲之先者清而且畏人知
矣爲之後者不昭而明之以詔其子孫忍乎哉
故伯順之顏其堂蓋以吾之子孫也賢則學其
清且以學其畏人知者卽吾之子孫也不賢不

能思清而且畏人知寧不懼不清而爲人知乎
此伯順之微意歟雖然吾聞今之品士者以伯
順似范希文氏希文故嘗以清白顏其堂又以
顏其齋矣何其不憚煩也孰曰清白不足以盡
伯順哉卽不足以盡伯順而伯順得擬希文未
有不始於是者故我拜記之以詔其後人

養志堂記

伯順又有養志堂卽所云其王父侍御公所構

堂三楹也堂有廡廡各二楹又有寢寢有廡其數皆如堂鹿子以養其太公故顏曰養志蓋取於子輿氏之言也茅子曰鹿子所養之志與子輿異子輿者特以不養其口腹而已故矐所欲蓄所餘以待其不時之需遂其錫予之惠耳若太公之志則不然太公樸而好學當其兒時侍御已漸貴矣猶親餉於田暑雨祁寒僮不能堪者時先之且代之歲率以秋夏耕而冬春學及

侍御入中臺已貴介已益力田故所學不竟今
伯順之舉垂兩紀官游至卿寺伯順之子哀然
舉第一人又十年矣而太公之田自如夫身耒
耜者志必畷樂隱逸者志多弱而太公獨急施
與無論歲時爲德於宗姻隣里當天啟間璫執
政逮諸聞人多伯順友太公不待伯順歸卽盡
以祿賜爲卹助不足繼之破產又不足繼之子
錢家弗憚也且膽決不顧利鈍無論卹諸君子

邏者填巷置百口度外當泰昌間虜內訌縣官
詔鄉自團練算有應太公獨操弧荷戈指麾羣
子弟課射習擊刺欲以全其鄉里此其志豈可
量哉非伯順算能養已

知止居記

知止居在清白堂之後亦三楹而無廡因堂之
餘材以構旣構而弗及居卽伯順亦未居也而
余適客燕遂以授館焉伯順曰孰曰非知止生

之至而爲是居哉故曰知止居且曰知止者吾
所願學也茅子曰嗟乎請與子言知止之學我
之始適燕也將有說以說 天子然非以自爲
爲也不意 天子賞其所著書驟欲登用之故
皇恐辭謝而時有忌者爲蜚語因我以撼我友
故言其外而不敢言其內也不意終以賈禍禍
旣及親者靡不避匿而子授館如故其風波搖
撼又幾以及子數矣而子不知也夫所謂止於

至善者豈在事物之外哉吾聞之食其祿者身
爲輕生其死者名爲外我將踵陳東而死焉此
我之止也而誠足以獲上不足以化忌智足以
御敵不足以安身豈至善乎哉我過矣子哀其
志憐其忠憫其愚卹其故終始覆之雖搖撼百
出而坦如也豈區區節俠之所及哉止也然我
惟知燕故燕知子也故館於子不知身之未安
而先動不知時之未可而欲爲非止之過也過

在不知耳吾子夷其神澹其慮迫而後出出而
於於毀幾及焉而不以震譽駢集焉而不以喜
豈不擇步而泰哉其有所知者早也我字止者
將以求乎止也而惘惘焉垂老矣將求之於子
居乎問止於子乎居之左介我嘗私顏曰養喜
齋亦求知之意也別有記

北海亭記

有亭巋然在江村草堂之後而知止居之旁覆

以茨塗以堊棟柱榱楹以及薄櫨栳櫛靡不曲
弱不中程橈擗以爲垣僅僅蔽風雨而長江大
河之南北靡不仰而頌曰此北海亭也於是茅
子記之曰茲亭也創於侍御公以之誨伯順伯
順寒暑燥濕於是者三十年成進士去伯順又
以誨其子石卿石卿寒暑燥濕於是者又幾二
十年舉天啟辛酉畿內第一人當吾鄉魏子孔
時爲行人時嘗策蹇訪伯順於江村館於是時

有倡和吟咏傳於時是時石卿猶爲諸生伯順亦郎民部及石卿膺鄉薦伯順同余叅高陽公軍事石卿往來於遼亭遂官無人而行人爲給事中數年矣逮於璫其子子敬行乞過伯順伯順之太公復館之於是子敬日夜號太公爲不食也而所逮左中丞之弟若子亦繼館焉明年伯順抗時歸周吏部之密朱生以吏部逮過謀於伯順亦館焉當是時璫有最浬豎後雉以殉

者曰李朝欽家亭之左不數百武而司調事凡
諸君子之逮皆有力焉惡其庇之者屢欲以中
伯順而天竟弗與也使黨禍猶未解無論張儉
之壁終破北海覆巢豈待孟德哉余幸不死於
璫而爲頌璫者所厄復偃仰於其中者三載嘗
爲范陽烈士咏有曰奮腕招義徒傾家競相從
張儉徒壁藏箕踞笑孔融韉車未出門纍囚已
及宮張儉徒一人孔融易爲功天下之頌北海

亭者其歌之

養喜齋記

天之用以風雨露雷雜應而迭施故不窮於變
而其功大吾人之喜怒哀樂也亦然故一喜而
天下悅一怒而天下懼哀而天下荷其煦樂而
天下被其澤此達者之用也卽用不究於時而
韜之於言布之於後則悅天下者足以起萬世
懼天下者足以凜千古味其言而煦沫者廣矣

溥其旨而惠澤者隆矣夫固不得身見之哉其所用者無大小也至於日用之常物交之際其倏而熙然春倏而凄然秋肖龍雷而震似時雨而沛者固衆人之所同而聖人所不免也乃我獨取養喜以名其齋齋在江村草堂之後而余待罪引慝之地也固穴衣糞飯酌泉嚼蔬窮約無聊之處也賓客不至削牘不通問遺莽及清玩莫陳幽鬱困迫之區也婦呻於床僮僵於廡

擗馬嘶饑埒雞警寒悲吟孤嘯天晦地曠之隕
也而我顧喜焉其豈異乎人哉夫固亦有自得
者耳蓋喜怒哀樂紛然背馳聖人所不免而子
思子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自得也猶夫
天之凜冽以風淒迷以雨轟裂以雷而其適於
時爲宜及於地爲澤被於人爲快則與景風晴
日陽輝噓和者無兩也其自得者不得而狀故
擬其近似而槩之曰喜非喜夫哀與怒也哀怒

而不違其中不爽其節猶夫樂之不淫若澹若
冥若隱若躍脉脉於中而不能自名者喜之象
也則我之謗而不敢尤廢而不敢悻守其貞而
不變悔其動而思凝固饑餓之所不能搖病患
之所不能奪禍福之所不能馳死生之所不能
紛而况於區區之毀譽哉然則何以養爲曰我
固有詩曰併無喜可言聊以養爲喜知其味者
自得之崇禎己巳八月三日記

物表亭記

蘇子瞻自錢塘移守膠西因城以爲臺子由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子瞻曰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者也張子于度家於古白溝在車音馬塵之間築土室而居之以讀書樂道虛其四牖時以明晦以迎日避風其師鹿先生伯順顏之曰物表張子求余爲之記余曰伯順之意豈非有槩於子瞻之言哉子

瞻之臺可以南望馬耳北俯濰水西望穆陵見
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而東則可想見廬山秦
人盧敖之所從遁也其臺雖不華而耳目之所
及固已遠矣然亦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
地雖貧然園有蔬可擷池有魚可取秫酒可釀
脫粟可淪特以子瞻方移自錢塘釋舟楫之安
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
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故不能無今昔之感

而主齊物之心聊寄想于物表以自廣耳今于
度所居之地固五代所血戰而爭宋遼所畫界
而守我 成祖皇帝亦與遜國之師旅進旅退
親秉白旄以麾者也覽之者亦足以發興亡之
慨審華夏之變而亭園于環堵之中塊然無所
見結茆聚壤僅蔽疾風甚雨半菽不飽何問十
饋五漿較之子瞻之臺又不啻丘垤之望泰山
而托名之義以此又得無爲子瞻所啞然笑耶

然人所患生於見耳見愈奢則自視愈不及使
子瞻縮符始於膠西未嘗有舟楫之安雕墻之
美湖山之觀亦烏見桑麻之野不可以樂采椽
而休車馬哉于度生於斯誦讀於斯名已薦於
天府而身未繫乎仕版四方之安且美者未嘗
溺其心而奪其志雖子瞻齋厨杞菊之食尚無
有脩而爲供雨雪風月之游從亦莫或之至也
又烏知四牖之室一榻之安不足以傲車音馬

塵而暢然安適哉雖然今之士自束髮受書父
兄師友之所勵無不以富貴爲的讀書旣有所
見名已達於上日夜思窮其富貴之致雖懸車
就木而其願常未能滿又烏能當方盛之年安
一室之陋而恬然若忘哉非于度別有所見而
能然歟蓋自其所見者奢則舉言行之媿勲業
之隆舉不足以滿其所志而况王公之貴鐘鼎
之奉游覽賓從之盛足以愜其心哉蓋其取於

師友者遠也吾推其義而記之時崇禎元年戊辰十月晦日

尚志軒記

去容城之北三里有聖室焉不斷椽不剪茨過者必式曰此孫孝子廬墓處也又數百武有草堂焉無樽櫨無節稅過者又必式曰此孫孝子讀書處也茅子蕭而造其軒見署曰尚志夫居有署非古也然自炎宋而下亦已久矣孝子之

署豈無以哉俛而思孫子曰奚庸思尊所聞于
子車氏耳茅子曰亦適思子車耳太史遷以孟
荀諸子合傳至昌黎氏猶曰孟荀其後其道尊
元之儒至爲孟子弟子列傳使匹於孔然高
皇咀其言而不能無疑也後以錢先生之言得
不罷享其道益尊道益尊其言益不敢議尚志
之言其醇言哉然烏乎已我疑夫士安能無事
哉入以致乎養出以淑乎人近而友於昆遠而

信於友供力後以事其上敦撫翰以字其幼和
於室恩於賤以至嚴一介躬三讓介而不可富
貴之樂而不可貧賤之以及一話一言伸踝舒
腕孰非事乎奚必志堯舜之志以待異日之用
乎夫用不用遇也遇不齊而事不束於遇卽據
釣軸布命令豈可一日挫其志哉志不以遇挫
事不以遇始其事之或顯或微或大或小如鑑
之受照山河日月以至芽茁蠕蠕其感偶殊耳

非澄鑑以待山河日月而茅苗蠕蠕非影也夫
志鑑也事影也而曰士無事以志爲事吾不敢
信也苟必曰士祇以志爲事則其平生所爲可
苟焉而已尹何必憊然之後而始思堯舜其君
民哉子車仲尼終身無所遇豈徒有志灼灼後
世哉如吾子之篤孝吾子之事也吾子之能篤
孝吾子之志也使吾子有一日之遇豈必舍其
平生所孝者而別出其志以應天下乎余幼也

愿囿於成言以頗志伊周之志恐不得一日伊
周之遇爲恨繼而憬然思砉然釋也故富貴不
能加不能加吾志也貧賤不能損不能損吾事
也事莫大於忠孝子能孝矣極伊周之業曰忠
忠不加於孝曰移孝爲忠者以時言之非岐之
爲志與事也孝已爲子之事又何所待而空尚
志乎孫子曰雖然志不可不尚也子所云達而
不可挫者卽寤而當尚者也達有事而志不可

挫窮有事而志獨可不尚乎且子車氏之言以
王子薄士無所爲而發也非不知乎此也茅子
曰子車氏非不知乎此也余亦非不知子車氏
之非不知乎此也子車氏爲王子言則不可無
彼言吾爲吾子言則不可無此言也子車氏曰
予豈好辯哉遂次而爲記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二十五

七快堂記

九弈亭記

三醉臺記

五暢閣記

一嚳軒記

十二快廊記

剏焚宇爐記

南宗瑞應記

觀瞿稼軒藏書記

卷第二十五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一記三

七快堂記

茅子曰我嘗欲將銳師寤長白挈遼東西數千
之地以還 天子遂長嘯歸故山不受斗大之
印以自快其餘年而今不可得矣雖然餘年在
耳一日不快則無乎日也一月不快則無乎月

也欲俯晉爲學人讀書務精熟察事物之微極
毫釐之辨以齒諸君子之末席乎吾不快也於
是不能也吾性好飲將遂貯名酒被紈素調歌
顧曲據幽撰奇閒吟白日雄辨清宵以送其餘
年乎吾從事焉而未銷其日也日有間不快也
於是心口相商夢寐呈瑞得七快焉以下酒一
曰經快意感爲念觸象發奇日月常故忽霽則
新足以下一石乎曰能二曰史快人有快事事

有快言彙帙置隅自對而笑足以下一石乎曰
能三曰文快文有四種曰羣家曰長行曰小品
曰駢儷各以其類恣所心賞豈能置我一日之
是非而問千人之可否乎是不足下一石耶曰
能四曰韻快韻有三家曰詩歌曰騷賦曰詞曲
三其品而位置之又不足則益以摘句庶足以
快吾意也作者之屈聳降心焉否我無暇計矣
是不足下一石耶曰能五曰類快類患其不悉

也悉而較若眉縷若髮斯亦一快也下一石乎
曰能六曰說快說患其易頗也可於吾者章之
否則扇咸陽之燭以廓吾目斯亦一快也下一
石乎曰能七曰稗快稗患其不雅馴也不致則
不雅好襲則不馴去斯二者而不快吾不信也
吾必爲下一石七石而飲亦快矣於其暇閒吟
雄辨據奇撰幽清音在座輕紈適體亦何負於
餘年而或有告者天別生男子挈遼東西而還

之 天子當是時吾七快堂適成雖醉敢不濡
筆以爲記

九奕亭記

七快堂之左有隙地焉花木迴互日月軒敞乃
就而構亭以爲新娛顏曰九奕客曰茅子知奕
乎曰否也余蓋喜奕焉十齡以後知喜者足以
侵日也故不復事於今二十年矣然莊則思逸
鬱則思伸其一日之內思奕之時未嘗異於人

也今得放浪於七快之堂豈復如勞形之日倦
而後悟哉然久則必困久於快無異乎久於勞
也晨起盥櫛長坐成故步履所及耳目一變意
之所適乃成新娛故必斯亭也思奕之心勃焉
復發於是游九術以銷其銳一曰曆二曰律三
曰仰觀四曰俯察五曰卜六曰醫七曰星八曰
書九曰畫畫其末也已而尺幅之內山川萬里
綃素如管煙雲千變吾忍置乎哉書之學小學

也然窮位置之變以究其初論筆法之微以觀其化亦夙習之不能忘也星吾所不言然其說欲以劑五行之平此調燮之端也醫之五行在一身卜之五行在天地塊然而不知身繇焉而不知身所寄虫虫竊生何異鹿豕故易之占書之數三式之微義百家之休咎我究心者久矣而忍棄諸因氣以察五臟因味以窮百藥先王發其故而後生不知叩其倪悲哉吾殆有志焉

仰觀俯察律本曆元學之大也竊聞教於君子
矣白晉不竟素懷常耿豈夢寐其忘諸一日之
內數咎之暇當抽心沉慮靜如棋陣諳諳忽解
乍悟欣如先着常在卽神偶不會意不脫俗類
焉自廢亦如奕者之敗亦可喜也遂攬衣升堂
復尋我快

三醉臺記

有臺不甚高而內榭外檻峙於堂之右茅子於

六快之業旣醉便置於堂其經快者醉不忘也
乃攜而登臺江河之流不旁通淮泗濟沈則其
入海也無力故玄釋之書與經學微言合置於
臺之上旣醉之後復三酌於斯醉斯極矣始夷
然其有得也從而游者或及其時聞其縱橫蓋
清流漪於臺下遠山豁於臺前平原茂林日架
月陳足以發其口而莫之禁也及酒氣漸銷光
輝亦泯茅子方冥坐無語雖善問者莫叩其端

不
良
四
一
矣

五暢閣記

九爽之譜不離乎亭也三醉之粕不離乎臺也
唯六快之緒藏之閣而文與韻不能兩乃五其
部以目之茅子或早起以攬曉幻或晏眠以承
日融皆披髮而往蓋在山崖水畔也旣盥櫛乃
登閣兩婢以書授奚童輦致於堂以足其一日
之快如中饋料客之鹽梅醯醬必餘無歉卽不

足客亦不可復再告其受業久者偶呼登閣以
撰其委始暢所聞雖無歌舞在後而光榮如入
絳帳矣蓋其閣在堂後去堂不數武而其界限
嚴迥幾過於陶隱居之三層茅子時吹笙於其
上兩婢倚簫成韻以和之然未嘗醉於此也

一噓軒記

一噓軒在暢閣之後而無厂之前茅子旣醉而
還從游者盡退乃偃臥箕踞於其下當是時弈

陣旣收快飲亦畢逸興吹笙狂奴故態俱不可
覓乃冷然而一噓蓋聊以自噓也兩婢不測其
故燒燭待於廡下乃徐曳履入無厂而臥睡艸
徹戶始息於天無厂在玄穡居內玄穡居士自
有記

十二快廊記

茅子有七快堂以托其精神又有九弈亭以適
其精神然無以養之則快者不能久也其所養

者卽所資外所資以爲養勞矣卽所資以爲養而不極其精微以安志發意則猶弗養也故曰紙曰墨曰硯曰筆七與九所繇成著也白泉曰茶節其精神之煩也曰琴曰香滋其精神之憊也曰弓曰劍鼓其精神之往也曰酒曰歌全其精神之用也夫養貴於豫待其窮而後從事焉晚矣故淪泉烹薺共前四者於左右而未始一刻間也故蕤香鼓弄未始一時間也故引滿擊

劍未始一日間也故舉觴聽歌未始一晝夜間也然皆貯我之廊自堂而亭自閣而臺皆有廊以翼之疏之故坐而廊在於室之密也行而廊在於足之履也而以賓不以主以適不以荒以受役而不爲役其意寓焉茅子以七者九者極其精微而因以發我之快我快矣彼亦未嘗不自快也而十二者藉以發我快又以致彼快而特以形而下者極其精微而不爲窮討古晉遍

按事實使輾轉而經緯之則我快而十二者不快也十二者不快而我日後其怨妾悍僕以適其身心豈能乎哉故各爲之譜而我之坐而密者行而我履者無不欣然以迎油然以從而我之快無晝夜時刻之間矣故記之於廊

荆焚字爐記

天下理有相悖事有相違智有相阻機有相成者未可一言盡也故言未可易也管雲棲宏大

師有自知錄列罪善之高下以差等之予謂罪
善無差等於無差等中作差等如聖王制權衡
度量皆不得已也故喜而爲傳之獨以水火字
紙與揉踐字紙者分罪善各以百字爲一科竊
未深然之嘗謂人曰意與形相擬而字生筆與
墨相遭而字成可我成卽可我毀等毀耳安見
水火之爲幸揉踐之爲慘惋耶血肉軀無論鴛
蟻何於無情紙墨作此大分別故每持此論終

不下後夢老叟謂予曰子知數年偃蹇乎余曰
偶然耳曰非也子揉踐字紙六千石故相屈耳
余笑而頷之覺而念曰爲生幾卽有揉踐者難
六千石也况宿有書淫斷簡殘編護如拱壁其
所揉踐者乃所應水火者耳窮達事豈可置懷
卽惠從影響則予固合偃蹇彼李斯者當何至
戀戀上東門耶遂爲之撫掌雖然或以火而得
罪或以不火而得罪理固有相悖也彼火者過

滅其流傳此火者珍重其文字事固有相違也
一日過孤山慈社有智公者欲剏焚字爐夫宏
大師與諸賢之意若此安知予言必是智固有
相阻也予卽爲任其費因爲記以記之反其所
執身作導師機固有相成也予久無名想之人
而猶不敢自信其說今之過慈社者皆事文章
司命而思以文字重天下者可忽之乎以予而
推之夫所焚者當不止六千石也予茲言之可

不啻六千石也安知往言之不啻六千石乎故
曰言未可易也

南宗瑞應記

今寓內惟兩戒壇爲律宗權輿世廟時以北
壇穢事并禁南壇而昭慶一片地絕幢幡鐘鼓
之儀矣今戒雖禁而戒壇之穢事如昨蓋其端
繇於大內張於中官故臺墨不能遏中制不能
禁徒使法王子仰天竺而短氣耳今皇上晉

重戒律故於北壇澗拓百倍莊嚴且頒藏南壇
賜帑金五十鎰建閣崇奉當是時實以戒師神
力傾動宸懷故戒師歸卽謀建禪堂闡揚弘法
不慧爲經理其事兩年始克就又八年爲己未
僧鎮玄道清輩始紹師之志遍禮名宿選佛於
此是其期爲正月二十四日越二日有行脚僧
霍聳鸞峙坐於門楣告其徒曰三生一願其竟
此矣寫照歸故山影外無形然軀狗名刹身卽

是法卽面西端逝詢其徒曰卽妙空禪師也師
名道某得度匡廬尋禮雲栖大師受菩薩戒歲
叅堂上印證最上爲四方名宿領袖久居安慶
之懷宇寺今年禮普陀歸卽來示寂嗟乎昭慶
在錢塘闕閩間又濱於西子湖畔牙籌聲竟日
如雷轟風和月明時歌香花粉又平分淨土矣
一旦集禪衆飯雲水梵儀宗風宛然管軌而妙
空卽以撒手大緣示現策衆謂非南宗瑞應不

可故居士金某輩皆合掌贊歎希有而不慧儀
援筆爲之記

觀瞿稼軒藏畫記

余友瞿稼軒給事有畫癖所藏最富於沈石田
亾友宋比玉顏其居曰耕石嘗期余鑒焉至癸
酉仲夏始克踐之稼軒所藏寶不止石田氏窮
日之力止得竟其三之一予所賞者於石田氏
爲春雲疊嶂圖爲春暮詩畫爲春水船爲孤梅

後乎石田氏者於衡山爲夜景懷唐六如爲白
描贈王西室爲寫小米爲玉蘭於六如爲折枝
梅於十洲爲蘇米臨池圖前乎石田氏者于子
久子昂爲合作山塘讐較圖於叔明爲秋山草
堂圖爲所性齋圖於懋昭爲撫孤松圖皆尤物
也稼軒笑曰是具體而微烏能當好事家百一
哉余曰不然何宮無粉黛數千館娃昭陽長生
獨灼灼千古者蓋得其尤也得其尤奚以多爲

石山四十集
况亦不啻多矣是以記

石民四十集卷之二十五